

日本革命運動史話

張銘三譯



新潮書店印行

日本革命運動史話

日文民主報社彙編

張 銘 三 譯

新潮書店 印行

— 1951 —

本書編號 0080

定價 3,500元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0001—50000冊

出版及發行

新潮書店

總店 北京王府井大街107號

辦事處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編譯者序

去年十二月間，我在中山公園的亞洲工人婦女生活與鬥爭展覽會上發現了這本小冊子的原書，覺着它關於日本的革命運動歷史，敘述得實在簡單扼要，當時便打算把它翻譯出來，以供關心日本情形者的參考。可是該書不能借出，以致只有望書興嘆，後來我又寫信到該書的出版處東北軍區後勤政治部民主報社去買，然而原信被退了回來，據說該報社早已解散了。於是我翻譯這本小冊子的計劃，不得不暫告擱淺。今年勞動節第二天，我到新華書店去選購書刊，偶然在特價書堆中發現了這本小冊子的日文原本，當時我如獲至寶，喜如雀躍，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我覺得現在有不少的中國人，對於日本抱着一種錯誤的見解，大概是因為日本和我們作戰了八年之久，殺死了我們不少同胞的緣故吧！只要一談到日本，馬上腦海中便湧現出一個惡魔的影子，把日本的反動派和人民混爲一談。殊不知日本的反動派固然可惡，然而日本的人民却是和中國的人民一樣，他們對於殘暴的反動勢力一直進行着英勇的鬥爭，他們的立場和目的和我們都是相同的。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把他們當作毒蛇猛獸來看待，並且應該進一步去瞭解和援助他們，使他們早日從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壓

迫下解放出來。因爲必須這樣，我們的勝利才會鞏固，和平的勢力才會壯大，戰爭的危機才會克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才會滅亡。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便把這本小冊子翻譯出來，如果能够在幫助國人的對日認識上稍微發生一點作用，就算是我的願望達到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廿六日張銘三記於首都

目次

一	由產業革命至十二名烈士之死	(一)
二	『米騷動』	(五)
三	『革命之父』片山潛	(九)
四	日本共產黨的誕生	(一三)
五	對左右偏向的鬥爭	(一七)
六	渡邊政之輔之死	(二一)
七	馬列主義的流行	(二四)
八	日本共產黨的法庭鬥爭	(二七)
九	市川正一的英勇鬥爭	(三〇)
一〇	日本革命的性質問題	(三四)
一一	『九・一八』反戰鬥爭	(三六)
一二	特務和搗亂分子	(四〇)
一三	『七・七』以後的一度消沉	(四六)

一四	「八・一五」以後的蓬勃發展……………	(五)
一五	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五)
一六	遭受到一連串的迫害……………	(五)
	附錄關於日本共產黨史的紀錄……………	(六一)

一 由產業革命至十二名烈士之死

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在倫敦創立四年後，在『巴黎公社』創立三年前，即一八六八年，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由於這次的變革，封建制度被打倒了，雖不免落後之譏，但日本總算開始採用了資本主義制度。也發生了產業革命，但是日本的產業革命，却無須像英國那樣經過迂迴曲折的過程，只要把當時業已相當發達的工業機械和工廠制度，原封不動地由歐美輸入，再由政府加以扶植就可以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不久，即陸續創設了近代化的工廠，最先開始的便是纖維和軍火等工業。

日本的資本家由外國輸入了新的機械，但同時也無法防止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思想的附帶輸入。在一八八六年，繅絲女工已經發動了日本的第一次罷工，一八八九年，造船工人已組成了日本第一個工會，又在同年『勞動節』被初次介紹到日本，以後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開始被翻譯起來。然而這些僅是幼稚的自然發生的東西。直到日本的統治階級，由於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九五年）和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年）兩次掠奪戰爭獲得勝利，國內工業迅速發展後，這些運動才帶上相當的永久性和大衆性。即一九〇〇年工廠工人數超過五十萬人，一九一〇年達百萬人，他們已成爲一個階級，同時工人的罷工次數也增加了。一八九八年，東京以北的鐵路上的火車司機，發動了同盟罷工，停止開車兩天，終於獲得勝利了。又同年全國發生了四十三件罷工，參加的工人達六千人以上。一九〇七年，足尾銅山的鑛夫三千六百名發動罷工，襲擊事務所，和軍隊發生了衝突，但終於敗北了。在這一年內，全國發生了五十七件罷工，有一萬多工人參加。

由一八九七年起，工會以東京爲中心開始組織起來，這是幾個由美歸國的日本工人所促成的。包括金屬、印刷、交通、纖維等工業。鐵工的工會，在一八九九年擁有會員三萬之多。

同時社會主義思想也輸入了。一八九八年創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一九〇一年，片山潛、幸德秋水等創立了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但當日即被禁止活動）。一九〇三年，日本最初的社會主義報紙『平民新聞』公開地出版了。這個報紙雖不明確地採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但却成爲初步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機關，在日本歷史上負有重要的使命。一九〇四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被幸德翻譯過來，登在這個報紙上面，不消說，宣言（連同報紙）即時被禁止了，但這是馬克思著作的日本最初翻譯，和一九〇六年翻譯的恩格斯『科學的社會主義』，在日本的革命運動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時（一九〇三年）天皇的日本和沙皇的俄國之間，風雲突告緊急，戰爭已不可避免。於是從來採取共同行動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發生了分裂，前者支持戰爭，幸德領導的後者反對戰爭，而且後者創立了『平民社』，不顧政府苛酷的彈壓，勇敢地揭起反戰之旗。他們在東京舉行『非戰演說會』，『平民新聞』每期滿載反戰文字。一九〇四年二月戰爭勃發，於是在翌日的『平民新聞』上發表了『給俄國社會黨』的聲明書，其中提議日俄工人應該提攜起來反對戰爭，列寧對於這個聲明的答覆，登載在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的機關報上。又當時在美國的片山潛，代表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出席在亞姆斯特丹舉行的第二國際大會，被選爲副議長，和蘇聯代表蒲列哈諾夫在會壇上握手，宣誓共同鬥爭，實在是世界革命運動史上的光輝史實。

雖然是少數，但是這個社會主義者的勇敢的反戰鬥爭和國際連帶性，成爲日本革命運動的傳統。

當九一八和七七之際，日本共產主義者，能够反抗狹義愛國主義的激流，進行英勇的反戰鬥爭，也是這種傳統的力量。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對於日本的革命運動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日俄戰爭在同年九月雖告結束，但蒙受莫大犧牲和殘酷壓迫達二年之久的工農，非常不滿，於是爆發而成爲全國性的騷擾。在東京地方，內相官邸被縱火，電車被燒燬，警察派出所被破壞，由於軍隊的出動，暴動才漸被鎮壓下去。但以此爲導火線，工人罷工的風潮更加高漲，到了一九〇七年達到了最高潮。

這種工農大衆的急進化，在日本社會主義者的陣營內也起了分化作用。即分裂爲改良主義的或基督教社會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兩個潮流。屬於後者的人，在一九〇六年創立了『日本社會黨』，該黨創立後，立即在東京召開反對提高電車票價的市民大會，高揭紅旗舉行示威運動。因爲和警察發生了衝突，有好多人被逮捕。

由於羣衆的急進和反動的酷烈，以及當時的歐美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議會主義的失望，使日本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極端前進了。當時遊學美國轉向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幸德，便是領導着這一派。他們否定議會鬥爭而主張直接行動，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對此展開的鬥爭，當時還不十分強大，於是日本的革命運動發生了重大的內部危機。

一如上述，日本的統治階級對於工農階級的鬥爭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抬頭，加以毫不容赦的彈壓。罷工常被警察所蹂躪，社會主義團體常被解散，進步的雜誌和書籍常被禁止，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接連三地被投入獄，然而革命運動的波濤益加壯大。一九〇九年反動的桂大將組織內閣之時，企圖絞殺一切的進步運動，他準備了殘無人道的挑撥事件，就是對幸德一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加以『計劃暗殺

日本天皇』的罪名，在一九一〇年於全國各地，逮捕了多數革命家及其家屬，同時封閉了當時存在的一切工會，禁止了一切進步刊物。這種暗殺天皇的陰謀，完全是警察捏造的。被捕的幸德和另外二十三名，被密秘舉行審判，他們在審判庭內曾英勇鬥爭，結果全部被判處死刑，其中十二名由於特赦被減輕為無期徒刑，幸德等十二名被處死刑。於是他們從容地走上斷頭台為革命犧牲了。這是日本革命運動史上最初黑暗的一頁。

日本的社會主義者把這個黑暗時期叫做『冬天』，革命運動不得已而被迫入地下，過着冬眠的生活，以待春天之來臨。

和幸德分道揚鑣向馬克思主義前進的片山潛，因為在日本國內不能繼續活動，遂於一九一四年前往美國，在那邊設法促進故國的革命運動。

由日本第一次罷工至幸德事件二十四年間的階級鬥爭歷史，乃是日本革命運動史上的第一章。在這時期，社會主義的思想還相當混雜，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還未佔領導的地位。而且工會和社會主義團體的基礎很薄弱，以致由於一九一〇年的恐怖政策差不多完全被破壞了。但是這時期英勇的鬥爭和光榮的犧牲，却奠定了後來革命運動昂揚時期的基礎。

二 『米騷動』

上面說過，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頭勃興的日本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由於一九一〇年反動政府的殘酷鎮壓受了挫折，因此日本革命運動史上的『冬天』來了。這個冬天雖然凜烈，但並不久長，還不到二三年，無產階級的運動又死灰復燃，比以前更帶上大衆的和永久的性質。一九一二年改良主義者們創立了『友愛會』，這個團體在後來的日本工人運動上發生了重大的作用。各地開始勃發了罷工，又在一九一四及一五年，更開始組織了社會主義者的小集團。而對於這種運動發生了重大的促進作用的，便是第一次歐洲大戰和俄國的十月革命。

在歐洲大戰坐收漁翁之利的日本資本家們，獲得了巨萬之富，產生了好多『戰爭暴發戶』，但一般勞苦大衆的生活反而益形惡化。例如一九一七年的工資雖較戰前增加了二成二分，但物價在同期間內却增加了九成五分，這在人民是吃不消的，因而罷工的波瀾更加高漲，一九一七年的罷工次數和參加人數，激增到相當戰前的八倍。

這時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接着在十月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個歷史的事件，不消說對於日本的革命運動，發生了劃期的影響。工人的鬥爭更加昂揚，知識階級的運動也日漸活潑。在無政府主義傾向相當強大的當時社會主義者之間，布爾什維克的勢力又強化起來。

日本國內騷然了，物價尤其是米價異常昂貴，全國充滿不穩的空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在面臨日本海的富山縣一漁村，痛恨米價暴漲的漁婦搶了米店，以此事件

開始，全國民衆的不滿和嗟怨一發而不可收拾，爆發了所謂『米騷動』。『米騷動』由農村發展到都市，首先爆發在日本最大貿易港的神戶，展開了全國最激烈的鬥爭。一隊『暴徒』高呼着『打倒奸商』的口號，襲擊大米店，將米分配給貧民；一隊燒燬最大奸商鈴木商店；一隊燒燬最大的資本家御用報館，破壞御用政治家的邸宅；最後集中力量襲擊警察署。這時『暴徒』數目達數萬之多，全市一時陷於無政府狀態，終於出動了軍隊，在市街各處發生了小衝突。雙方互有死傷，『暴徒』使用着自製的武器，自然無法抵抗近代化的軍隊，神戶的『騷動』，經過了數天完全被鎮壓下去。

然而『騷動』馬上波及到大阪、京都、名古屋、橫濱等大都市，在這些都市也和神戶同樣展開激烈的鬥爭，最後更波及到首都東京。這時政府已充分完成了鎮壓的準備，但在東京『暴徒』仍乘隙襲擊投機商人和富豪的邸宅、大商店、報館等，破壞警察的派出所，在此種狀態之下繼續了好幾天。但是東京的『米騷動』終於被武裝警察的力量鎮壓下去。

『米騷動』更由大都市而發展到農村，和燎原之火一樣，南自九州，北至北海道，擴大至全國。無論在什麼地方，暴發戶和大地主的邸宅及警察署都成爲襲擊的目標。這次騷動，各式各樣的勞苦大衆，即工人、農民、小商人、公務員、學生、失業者等都參加了。又積極或消極的參加者，全國達數百萬人之多。在日本的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民參加的鬥爭。

這樣，『米騷動』經過了差不多一個月，震駭了日本全國。政府在全國各地逮捕了數萬人（僅被起訴投獄者就有七千八百十三人），殺傷了多數的男女，出動了警察的全部力量和軍隊配合，好不容易才算把『騷動』鎮壓下去。以上便是『米騷動』的經過情形。

然則『米騷動』是什麼呢？這並非革命的暴動，這乃是爲了避免生活的惡化，爲了抵抗資本家的

橫暴，廣大人民所自然發生的暴動。這次暴動雖有一部分工人參加了，然而並非以階級的資格站在這次暴動的前頭。因為當時日本的工人階級還年輕，又沒有太多的鬥爭經驗，更沒有被馬列主義武裝的強固的革命政黨。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領導廣大的羣衆鬥爭上，實在沒有什麼力量。由此可知，這次鬥爭缺乏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缺乏統一的革命目標和統一的組織。這也是不能使這次『米騷動』成爲『十月革命』『二月革命』甚至『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主要原因。然而這並不是說可以輕視『米騷動』在日本的革命運動上的偉大意義，日本的勞苦大衆，從『米騷動』得到的寶貴的教訓約有三點：

第一、『米騷動』不僅打倒了當時的反動軍閥寺內內閣，而且使日本最初的政黨內閣不得已而對民衆實行相當的讓步。從此以後，民衆的生活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被給與了某種程度的自由，促進了普通選舉制度的實施。

第二、在這次『米騷動』，日本的無產階級，自覺地感到自己的威力，更知道『米騷動』爲什麼失敗，將來怎樣做才能勝利。

第三、『米騷動』給了日本的工農鬥爭極大的激刺，以此爲契機，日本的民衆運動有了飛躍的發展。開始組織共產主義的集團，也是在這個時候。

但是一如上述，『米騷動』的影響並不限於日本國內，這個廣大的日本民衆對於世界帝國主義遠東憲兵的日本統治階級的反抗，對於遠東其他各國的民衆運動不能不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影響。例如翌年發生的朝鮮的『三一暴動』和中國的『五四運動』，都間接的受了『米騷動』的影響，我們是不能否認的。

日本的統治階級，極力企圖從日本歷史和民衆的記憶中，將『米騷動』抹殺，但是日本的民衆決不能忘記這個偉大的鬥爭。『米騷動』這句話，現仍能給與他們無限的勇氣、確信和希望。

現在他們正在孜孜不倦地準備着新的『米騷動』，這個『米騷動』是以打倒法西斯軍部爲目標的

三 「革命之父」片山潛

在前兩章的史話中，筆者敘述了由日本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生到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的史實，以後便要開始敘述日本共產黨的創立與其鬥爭。但是在動筆以前，却不能不談到一個在整個時期中起着領導作用的偉大的日本革命家，這便是國際間有名的並且和東洋的革命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故片山潛同志。

他的全部生活的本身，便是日本革命的歷史，因而他被稱為「日本革命之父」。

他在一八五九年即德川的封建制度末期，生於農家，少年時代在田裏或山上做過辛苦的勞動工作。二十一歲時，他到都市充當印刷工人，夜晚上夜校。過了數年，他籌措了一點旅費到美國去，當他在舊金山上陸之時，他的衣袋中僅剩一塊美元了。他在那裏開始了爲了獲得一片麪包的鬥爭，他就過各種的職業：廚子、洗衣匠、農夫等等。他在這些工作之餘，還到大學去旁聽，特別埋頭於社會問題的研究所。三十一歲時，成了社會主義者。在上面所說的他生活體驗之中，已經奠定了他後來爲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利益及國際主義者而活動的基礎。

成了社會運動家的片山潛，於一八九七年返回日本了，回國以後，他便成了日本最初的罷工和工會的組織者，最初的工人報紙的編輯者，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宣傳家。

一九〇一年，他成了社會黨創立者之一，但因為發刊宣言和綱領而被處罰了。一九〇三年，在日俄戰爭的前夜，他在東京成了反戰團體的組織者。

日俄戰爭爆發以後，一如前述，片山在一九〇四年，代表着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出席了在亞姆斯特丹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第二國際），堅決地反對日俄戰爭，主張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繫，並且在講壇上和俄國代表蒲列哈諾夫握手了手。出席該大會的格希普同志會記述當時的情景如次：「這時（片山和蒲列哈諾夫握手之時）所有同志們的手和手都緊緊地握在一起了，而且發出了聲震屋瓦的歡呼。許多人的臉上流下淚來，我從來沒有這樣的被感動過。」

亞姆斯特丹大會，在戰爭問題以外，並且把社會主義者能否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列入議事日程，改良主義者爲了促使第二國際轉向右派，動員了所有的勢力。但是改良主義者的決議，僅因一票之差被否決了，這張具有偉大的決定性的票便是片山所投的。

在戰爭結束後的一九〇五年他回到日本，成了當時成立的『日本社會黨』指導者之一。他和該黨內部存在着的機會主義分子展開了鬥爭。又在當時日本的社會運動陣營內，幸德秋水等人所唱的無政府主義者勢力不小，片山對此也展開了執拗的鬥爭。無政府主義者否定了議會鬥爭而主張直接行動，但片山則主張議會鬥爭的必要。他在一九〇七年，發起爭取普通選舉運動，喚起了大眾的政治鬥爭。並且展開了反對東京市電車增價運動、反對失業運動、制定工廠法運動等大眾的鬥爭。這些鬥爭的宣傳活動，也是通過他所創刊的『社會新聞』進行的。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發生了幸德等十二名的死刑事件，一切的革命的進步的運動受到了極度的迫害，然而片山仍未停止其鬥爭。一九一一年，他組織了『社會黨』，但立即被禁止了。後來因爲領導東京市街電車從業員六千名的罷工，在一九一二年被處了九個月的徒刑。

繼續在日本國內活動，在他已成爲危險的事情，於是在一九一三年，他移住美國，再度開始了國